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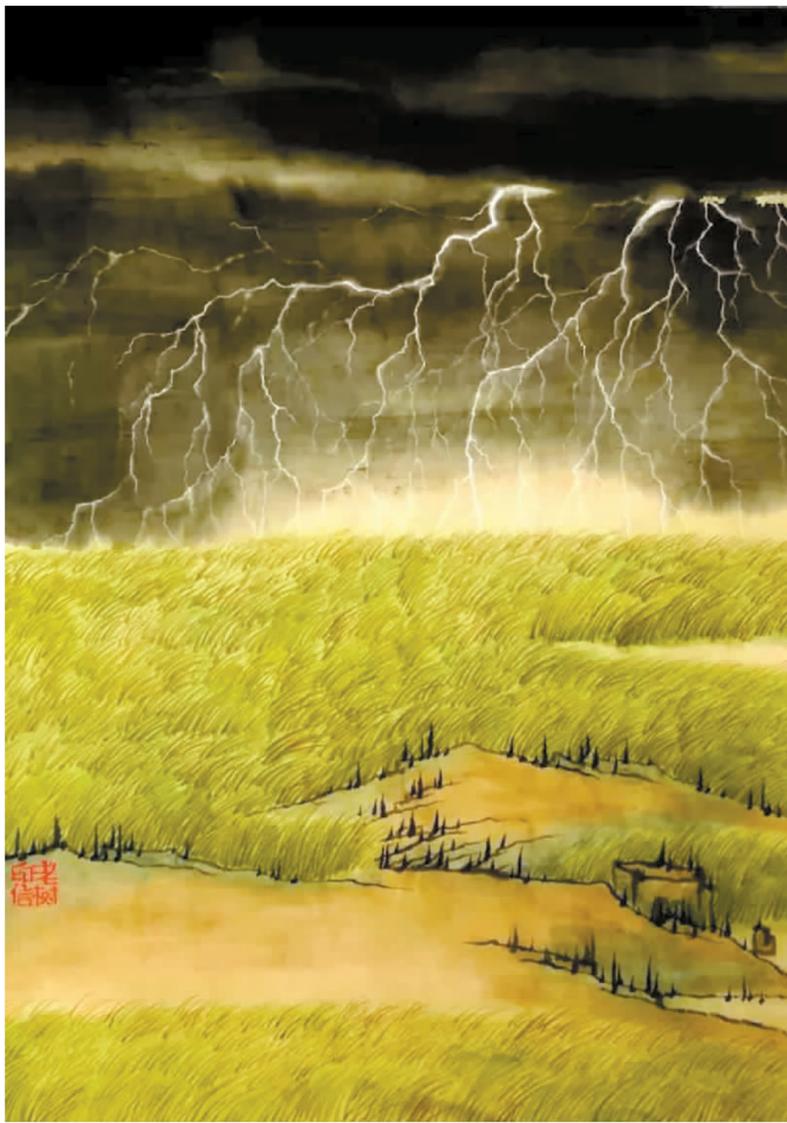
惊蛰：雷动风行，天开地辟转鸿钧

方云

唐朝山水田园派诗人韦应物，走在家乡的阡陌间，看到春草萌长，细花吐蕊，耕牛犁地，农家忙于稼穡，心有所触写下了这首《观田家》，开头四句是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诗人将惊蛰节气雷声初始，微雨中万物生长，农家开始繁忙耕种的特征精炼地提取了出来。

惊蛰，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太阳到达黄经345°，于公历3月5-6日交节。西汉戴德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曰：“正月启蛰，言发蛰也。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在这里，“启”是开启的意思。为了避讳汉朝第六代皇帝汉景帝刘启的名号，“启蛰”改为“惊蛰”。元代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述：“二月节……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

在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蛰”释为“藏也。”段玉裁注为：“凡虫之伏为蛰。”其他古籍文献中关于“蛰”字的解释，诸如《尔雅·释诂》的“蛰，静也。”疏注为“藏伏静处也。”又如《易·系辞》的“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”《左传·桓五年》的“凡祀，启蛰而郊”等。从这些释意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万物“蛰伏”的状态及其于萌动中对那一声惊雷的期待。



▲ 先民认为惊蛰日，天庭有雷神击天鼓，蛰虫始动，而人间也利用此时机祭鼓皮，这是对民间雷神崇拜的表现。图为“老树画画”笔下的惊蛰节气

一声雷唤苍龙起——惊蛰的雷神信俗

古人认为“龙为百虫之长”，能“兴云雨，利万物”，它在头年冬至蛰伏，来年二月二抬头升空开始行云降雨。民谚云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。”先民观察到，惊蛰与农历“二月二”前后靠近，此时蛰伏在大地之下冬眠的各种昆虫们都苏醒过来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中记：“早而为应龙之状，乃得大雨。”《三坟》亦云：“龙善变化，能致雷雨，为君物化。”元代诗人吴存的诗作《水龙吟·寿族父瑞堂是日惊蛰》中将惊蛰的雷声与苍龙联系在一起：“今朝蛰户初开，一声雷唤苍龙起。”在农耕社会中，雨水对农业生产最为重要，适时适量的雨水能使庄稼长得茂盛，结粒饱满。正如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所云：“既优既渥。既霑即足。生我百谷。”应龙，也就是这只被雷声唤醒的“大虫”成为了中国最初产生的雷神、雨神，“祈龙神”亦成为民间普遍的祈雨仪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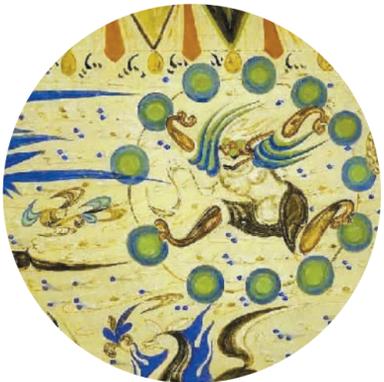
王充《论衡·龙虚篇》曰：“盛夏之时，雷电击折树木，发坏室屋，俗谓天取龙。谓龙藏于树木之中，匿于屋室之间也。雷电击折树木，发坏室屋，则龙见于外，龙见雷取以升天。”“实者雷龙同类，感气相致。”《史记·封禅书》所谓“有龙垂胡须，下迎黄帝。”这里的“龙须”，可视为闪电的无数触须状的变异形态。由于认为龙蛇与雷电是同类，所以古人所描述的雷神大多数是“龙身而人头”。在中国的神话中，龙与雷电也是始终相交无法分割的，民间传说甚至将龙蛇与雷电视为同一。

风、云、雷、电，通常是应龙施雨的前奏。古代，由于先民对自然界缺乏了解，认为雷由雷神、雷公、雷祖主宰，所以惊蛰时必祭雷神。那么先民所崇拜的雷神到底是怎样呢？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第十三》中有关“雷神”的描述是：“雷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头，鼓其腹。在吴西。”《周礼》卷四十《浑人》篇说：“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。”注为：“惊蛰，孟春之中也，蛰虫始闻雷声而动；鼓，所取象也；冒，蒙鼓以革。”先民认为惊蛰日，天庭有雷神击天鼓，蛰虫始动，而人间也利用此时机祭鼓皮，这是对民间雷神崇拜的表现。

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雷神的形象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，形态各异。有的认为，雷神是位鸟嘴人身，长了翅膀的大神，一手持锤，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许多天鼓，发出隆隆的雷声，如东汉时期王充《论衡·雷虚》所记：“图雷之状，累累如连鼓之形。”有的认为，雷神是“豕首麟神”，如《酉阳杂俎·前集》中：“猪首，手足各两指，执一赤蛇啖

之”。还有诸如“状如六畜，头如猕猴”“若力士之容”“大首鬼形”等等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雷神形象渐趋统一。清代黄伯禄所著《集说论真》里有这样一段对雷神的描写，曰：“今俗所塑之雷神，状若力士。裸胸袒腹，背插两翅，额具三目，脸赤如猴，下颚长而锐，足如鹰鹞，而爪更厉，左手执槌，右手持槌，作欲击状。自顶至旁，环悬连鼓五个，左足盘踞一鼓，称曰雷公江天君。”典型的雷神脸型“脸赤如猴，下颚长而锐”，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“雷公脸”与“雷公嘴”。



▲ 惊蛰时必祭雷神。图为敦煌莫高窟西魏—285窟中的雷电诸神形象

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《中国民间信仰》对自然物、自然力崇拜一章中，对中国南北各民族的雷神传说故事、祭祀仪式、风俗特征及其象征意涵进行了归纳总结，并进一步指明了雷神的神性职责为执掌万物生长与天罚。民谚云：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，惊蛰紧随立春、雨水节气之后，在农耕序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旧时民间惊蛰日，家家户户会贴上雷神的贴画，摆上供品，或者去庙里燃香祭拜，以祈一年风调雨顺。清代黄霖《松江竹枝词》可为证，“今年惊蛰喜闻雷，百草争荣向水隈。日落城西超果寺，纷纷女伴进香回。”

此外，雷神亦是代表正义、驱邪逐疫的神灵。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曾指出2020年武汉“雷神山”“火神山”两处医院的取名，正是借助神话传统、民俗传统、医学传统中强大的精神力量，把古老的文化传统激活，以雷神火神的文化精神，来鼓舞大家振奋斗志，抗击疫情。无论雷

神的形象如何演变，在百姓的心目中，他始终是正义、鼓舞之神，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祛邪、避灾、祈福的美好愿望。

震蛰虫蛇出——惊蛰的驱虫仪式

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多与气候、季节相关，如小暑、大寒、立春、夏至等，或是对农作物状态的描述，如小满、芒种，而惊蛰则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动物昆虫习性命名的节气。从“蛰”字的字形演变来看，小篆的“蛰”底部为一只盘绕的小蛇，上半部的“执”表声，本意为束缚不动，合字则为“虫冬眠，伏而不动”，形象地说明了昆虫从寒冬到初春这一时期的蛰伏状态。

“惊蛰节到闻雷声，惊醒蛰伏越冬虫。”随着惊蛰节气的到来，气温快速升高，深眠在泥土中的各类爬虫渐渐复苏，即将进入繁衍阶段。为了达成获取高产的农耕目的，当务之急是在惊蛰前后进行春耕、施肥、灭虫与造林。其中，驱虫对象既包括农业生产中田地里的害虫，亦包括生活环境中的家宅里的蚊虫。

从卫生净化环境的角度来看，虫卵尚未孵化，或是幼虫仍在成长阶段，最适合消杀。正如《千金月令》中记：“惊蛰日，取石灰掺门限外，可绝虫蚁。”先民采取石灰消杀害虫，或以燃烧艾草、樟叶等特殊气味植物来熏除蚊虫。如今福建的长汀和清流一带还留存着惊蛰日“撒灰”习俗，除了在屋内角落、厨房、牛栏、猪圈、鸡舍等易滋生害虫处，抛撒石灰以驱蚊虫外，抛洒方位还有着不同的寓意。譬如，撒在房门前是“拦门辟灾”；撒在院中，做大小不等的圆圈并象征性地放置一些五谷杂粮，称作“闹仓”以祝丰年；撒在井栏边叫“引龙回”以求风调雨顺。

从南至北，中国驱虫的民间习俗与仪式可谓五花八门，虽带有一定的古老交感巫术遗存，却也充满了民间智慧，显得趣味饶生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：

一是以食用为象征的驱虫方式。如山东地区在惊蛰时，多在院内点火升灶，在露天烙煎饼，据说可以“熏烟驱虫”。陕西地区必吃炒熟的豆子，事先用水泡好的豆子爆炒时发出声响，就像虫子遇火发出的声音一样。江南地区也有炒豆风俗，如清代蒋士铨《东湖竹枝词》中所述“剪彩花朝挂树红，杏花村里雨蒙蒙。家家打豆忙惊蛰，小妇厨前唤炒虫。”这里不仅提到炒豆之俗，也提到了惊蛰剪彩花挂红的习俗。山西北部惊蛰日要吃梨，“梨”谐音“离”，据说这样做可以让虫子早点离开庄稼地，保证庄稼丰收。在闽南地

区，惊蛰日要在锅中煮毛芋子，俗称“炒虫炒芋”或“焖老鼠”。

二是借助工具为象征的驱虫方式。如惊蛰日，浙江宁波一带有“扫虫节”，农户们拿上扫把工具举家出动，到田间地头去“扫虫”，嘴里还要念叨着将害虫一扫而空，意味着将危害庄稼的害虫全部“扫除”，以此仪式来祈福庄稼不被害虫所害，来年有个好收成。江苏等地有“照虫蜡”的习俗，在惊蛰前夕，点燃大年初一敬神祭祖的红烛，在家中里里外外照个遍，边照嘴里还要念叨“惊蛰驱虫，一照影无踪”，以此来驱除潜藏在家中角落里的害虫。在湖南和江西等地有“爆惊蛰”的习俗，老百姓在屋内燃放鞭炮，认为巨大的声响能让刚醒来还未恢复元气的蛰虫惊吓而死，而硫磺也正好有杀毒的功效。燃放之后，还要口中念念有词“惊蛰惊蛰，爆得虫脚笔直”，故又被称为“惊蛰虫”。

三是采用图符为象征的驱虫方式。如湖南恩施与鄂西土家族有传统节日“射虫日”，于惊蛰前一日举行。土家人认为，每年惊蛰来临，冬天蛰伏的各类害虫将要复活，将危害庄稼，故在惊蛰前夕，即抢先用炭灰在地上画出弓箭形状，意为“射害虫”，免遭虫灾，以求丰收。此外，以剪纸、贴符、画葫芦等贴画符图的方式驱除蚊虫，也十分普遍。比如辽宁兴城，妇女们会在“二月二”与惊蛰日前后剪红纸为剪刀贴于墙壁，即引龙驱虫之意；在山西南东地区，人们习惯贴画葫芦于屋壁，以避百虫；在山西乡宁，人们会张贴以厌蝎；在上海，人们会去“蛇王庙”请蛇王符。

而在苏、常地区曾流行一种“蜒蚰榜”的图签，约二寸宽、一尺长的红或黄色的纸条，上写“蜒蚰、蚂蚁、蟑螂、蜘蛛、蛇、蝎、蛀虫、壁虎、臭虫、白蚁一切诸虫皆入地”，并且要竖着倒贴在桌、床、椅、床、箱等家具之上。光绪三十年(1904)《常州志稿》载，“二日，以白纸条书云：二月二，诸虫蚂蚁入地。”诸虫以下七字倒书，以朱笔竖之，名蜒蚰榜。贴于桌脚、床脚，以避虫蚁”。在张贴“蜒蚰榜”时，孩童还要在旁边唱：“贴上蜒蚰榜，害虫都死光。”

桃花开蜀锦，鹰老化春鸠——惊蛰的物候

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。惊蛰为干支历卯月(二月)的起始。卯，“冒”也，仲春之月，万物冒地而出；时至惊蛰，阳气上升、气温回暖、春雷乍动、雨水增多，万物生机盎然，所以卯月也是万物迸发能量的月份，一年春耕自此开始。农谚有云“到了惊蛰节，耕地不能歇。”“惊蛰地化通，锄麦莫放松。”惊蛰给予了民众是辛勤耕作的警醒，但与此同时，惊蛰更激发了民众对大自然生命勃发的由衷歌颂与诗意向往。

“万物应节候而异。”聪慧的先民观察到自然界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，遵循四时节令，其活动规律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。宋王应麟《玉海》述：“五日为一候，三候为一气，故一岁有二十四节气”，自然生物受节律变化影响而出现萌发生长的现象，一年四时交替反复，物候守信，所以南朝梁简文帝在《晚春赋》中发出这样的慨叹：“嗟时序之回斡，叹物候之推移。”

惊蛰“一候桃始华；二候仓庚鸣；三候鹰化为鸠。”“桃始华”指的是仲春之桃，始见《吕氏春秋·仲春纪》：“仲春之月，始雨水，桃李华”；《礼记·月令》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等中也对仲春桃花多有记载。《诗经》中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更描绘出了人们对于桃花寄予幸福美满的生活愿景。

在上海，观赏桃花的胜地是龙华。清王韬《瀛孺杂志》中曾记咸丰辛酉年间，龙华一带“皆

种桃为业，一望覆明，如游武陵源里”。1874年7月14日《申报》曾载《沪南竹枝词》：“遥指峻塔塔影斜，踏青一路到龙华。碧桃满树刚三日，不为烧香为看花。”对龙华桃花胜景的描绘，还有清代沈禹忠的《龙华即景》：“古塔巍峨夕照中，桃花十里逐云浓。闲情一片眠芳草，震耳时来古刹钟。”吴保泰的《游龙华看桃花》：“红桃花发万千株，春满龙华信不诬。几度刘郎重到此，笑言移种自元都。”以及萧道管的《龙华镇看桃花》：“龙华桃花十五里，桃花红白玫瑰紫。游人看花兼看人，马如游龙车如水。”去龙华，赏桃花，一度成为沪上闻名的民俗活动。



▲ 惊蛰“一候桃始华；二候仓庚鸣；三候鹰化为鸠。”图为北宋徐熙《桃花黄鹂图》局部

“仓庚鸣”中的仓庚，对大家来说较为陌生，但说到黄鹂，就为大家所熟知了。这种古老的观赏鸟，很早就被记述，如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曾记：“有鸣仓庚。仓庚者，商庚也；商庚者，长股也。”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篇里也有记载：“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”《尔雅》记：“皇，黄鸟。”《诗义疏》曰：“黄鹂，鹞鹞也；或谓黄栗留；幽州谓之黄鹂，或谓之黄鸟；一名仓庚，一名商庚。一名黄鹂，一名楚雀。”随着唐代诗词文学的勃兴，黄鹂常作为歌咏托志、寄予相思的比兴，如唐代盖嘉运的《伊州歌》“打起黄鹂儿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又宋王安石《菩萨蛮·数间茅屋闲临水》的“何物最关情，黄鹂三两声。”等等，无不充满着性灵的温度。

“鹰化为鸠”，这里的鹰为“鸢鸟也，鹞鹞之属。”“春日鸣鸠”，鸠，即今之布谷。《章龟经》曰：“仲春之时，林木茂盛，口啄尚柔，不能捕鸟，瞪目忍饥如痴而化，故名曰鸠。”《玉制》曰：“鸠化为鹰，秋时也。此言鹰化为鸠，春时也。以生育肃杀气盛。故鸢鸟感之而变耳。”除了不捕早春的告诫外，孔子曰：“化者，反归旧形之谓。故鹰化为鸠，鸠复化为鹰，如田鼠化为鴽，则鴽又化为田鼠。若腐草为萤，鸩为蜺，爵为蛤，皆不言化，是不在复本形者也。”这些生物现象所深藏的哲思，无不反映出生命启承转合之间所需的那份忍耐、坚定与期冀。

惊蛰节气，草木精神，万物萌动，一切处于平静之下孕育而出的欣欣生命终被春雷唤醒。惊蛰给予人的最重要启示，不正是要有生命的自觉与生长的勇气吗？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，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)



▲ 惊蛰节气，草木精神，万物萌动，一切处于平静之下孕育而出的欣欣生命终被春雷唤醒。图为紫禁城惊蛰时节的物候(摄影：王璁)